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邱庭澍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金光悌

謄錄監生<sub>臣</sub>沈恕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七

宋 張君房 撰

道教靈驗記

宮觀

真宗皇帝御製序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宮  
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詞所以達精懇驗  
徵應之非一明盼鑒之無差誠覺悟於蒼黔而彰瘡於

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荷祉福之咸臻務齊盟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指實而詳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冀永流傳俾列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篇首云爾

廣成先生叙

道之為用也無言無為道之為體也有情有信無為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真隨機則

彰乎立教經曰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明太  
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天下皆親  
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而慈育蒼生  
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經曰人之不善  
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教民捨惡從善也  
又曰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闇者鬼得  
而誅之又曰為善者善氣至為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  
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禍淫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  
罪福報應猶響答影隨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  
抑儒術書之固亦久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  
恭世子之非罪渾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  
酬魏氏良宵之殂駟帶鄭玄之粹劉蘭直筆不遺良史  
攸載足可以為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  
有餘福積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刑憲斯亦勸  
善懲惡至矣大道不宰太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

其報應直以法字像設有所主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  
苟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以來彰驗多矣成紀李膺  
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蘇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俱  
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二十  
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匡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記其事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軒  
廣厦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疎花木秀茂郡

人避暑尋春為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廊廡摧損惟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為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為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為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美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遼超二



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功事資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為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為築宮宇即其地也年代寢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既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為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為素靈宮開元中傅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為宏壯

馮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  
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毒蛇居於雷中莫知  
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焉馮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炷  
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羣吏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  
然無敢犯者

文銖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於莊前堆阜之  
上置書堂焉而性本疎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

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荃筍之具尉羅之屬  
弋網置罩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  
記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鉢驚而問之  
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形而獸頭矣欲  
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  
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鉢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  
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  
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

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  
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  
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  
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  
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  
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  
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  
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琬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

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  
鉢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  
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  
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  
傳號曰文鉢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  
行見之曰既是文鉢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固知道士  
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惟二僧共擊天  
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

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惟二僧口耳  
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匍匐號咷告於衆  
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  
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天寶年再  
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增修營葺魏太武隋文帝  
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為碑以紀其事唐高祖太宗高

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左右兩宮二  
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五百人鎮衛宮  
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道徵師詔討長圍將合龐勛  
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三千餘人徑來欲奪宮所據為營  
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宮內見黑氣自九井中  
出良久昏暄一川老君空中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  
自相蹂踐斬水橋斷盡溺死水中逡巡開霽賊黨無孑  
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遍川

迷失行路又有草賊遍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  
亳州城下因圍逼州城攻打彌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  
以希神力救護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  
毒氣聞者頃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  
攻城之時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  
驚異既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  
去尋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闕之後羣兇誅殄已  
來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



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勅旨恐移縣就宮必多穢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為赤縣仍降青詞修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而得道先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即今紫陽觀處茅嶺之前平陸爽塏實為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軌甃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褰衣或三或二亦

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旦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為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神明如此耶陶曰三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久虛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

之地善神護之三百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  
太玄遂作靜室每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  
恐法位高卑有真凡之隔耳

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  
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  
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即屹然而定相傳以為靈異往往  
神仙幽人遊憩其上奇雰靈氣彌覆其頂忽有衲僧十

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緱仙姑入其居處仙姑  
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人壇轟然有聲  
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靈異奔迸遁去及  
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里十人中同志九人為  
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  
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譔掘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章有巨蛟長蛇

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為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鑱地脈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渰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頗

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譔節制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擊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譔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為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王峯吳行魯毀掘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即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潁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斲觀門土牆及

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  
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為觀中取土  
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內有鐘樓曰靈  
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吳行魯奏移門樓  
於天王寺折其鐘樓遺蹤勝賞併為毀蕩矣頃年駕在  
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  
言見行魯為鬼吏所驅搬運龍興材木鐵鎖繫械晝夜  
不休木纔積塚又却飛去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得息

爾欲求子孫為立觀門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觀內取土築基脫墜計數千車功用既畢劉忽得疾沈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其堦庭之中攫土穴地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扶救之似稍歇定又須匍匐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為物捶擊痛楚之聲但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日又沈困垂命巫醫殫術略無徵應



偶召瞽者筮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信道未嘗有道士  
過其家妻子既切因詣金仙觀請符理之懸符於牀前  
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我以無知犯暴道法取  
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奏天曹罰令運土填賠不  
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三二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  
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卒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  
有所訴一家聞之俱為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  
香祈乞續買淨土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

賜寬赦疾乃稍定一旦又自言曰天符有勅穿掘觀土  
修築私家雖已賠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  
奪所連累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  
凌毀大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賠填首謝  
罪止一身得不為戒耶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臯為成都尹相國張公之愛  
壻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家奕世相家德

望清貴張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也忽夢  
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名係葛瓚  
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兔哉行矣異日當富貴  
無以葛瓚為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謀於其室室家  
復勉勵之以粧奩數十萬錢資其行計既達秦川屬歲  
饑久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判官俄而駕出奉天  
郡守奔難行在臯率土客甲士饋挽軍儲以申扈衛以  
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

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  
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  
歸闕以避其鋒既而累年蜀境大穰金帛豐積南詔內  
附乞為臣妾威名益重而貢賦不虧朝廷倚注戎蠻懾  
伏由是請許南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  
公文翰之美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  
而葛瓚之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  
其何甚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

福遂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為支九隴租賦於山下列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於洞門之側上構層樓燹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贍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即本命丁卯屬葛瓚化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為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

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沂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林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三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為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已到來否即往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沈者鉤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尊殿鐘樓經閣三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塲瓦

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為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宇既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二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今為曹族焉至今負販之徒錐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即貿易無利貨鬻不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敞  
迥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葺風號雨漬日以  
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  
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氲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  
聆天樂笳簫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陡絕咫尺萬  
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  
級板闕欄摧躋登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接之公  
握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欲摧荒壇蕪



沒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  
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  
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  
子即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授北都留守  
到鎮暮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  
攄其志聞潛丘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  
翳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覩徐視座前  
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悟即

前之所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屋且久，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牆廊宇、壇庭門房，圖績丹雘，赭堊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為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公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迴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圯，問其名，即真符玉芝觀也。入門昇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前道，登

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巘奇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  
然在目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粹容  
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  
敢怨望但祈生還耳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  
憂於世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  
則蠻貊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為期  
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勞問相繼旋得  
金帛寓信於荆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

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入掌鈞軸洎厭俗棄世界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筍間見奇花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於心目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暴露問其所即玉芝觀也相國異之迴鑣而禮謁莎秀

盈庭蕭蒿蔽路披榛而後進所覩尊像與夢同焉雖不  
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加宗飾焉巨殿森沈飛甍烜  
赫齋宮講肆月牖霜壇前闕通街雄臨郭郭為藩方之  
壯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上徹禎  
貺下通得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因勅大鎮重地  
置觀以真符玉芝為名封太白山為靈應公改華陽為  
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  
名臣皆符吉夢夷門渚宮之完葺自非大道應靈其孰

能與於此乎

鄭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即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得刻石  
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旋已摧毀邊徼素寡道流繕  
修之事因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龍之年偶嘗  
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日官達必  
冀增修洎入掌絲綸尊居鈞軸樞機少暇前願都忘一  
夕夢遊洞府之中羣仙賞翫奏鈞天廣樂以恣嬉遊俄

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者一人降曰太上有命徵還  
上清於是羣仙或控鳴鶴或駕飛龍騰躍而去相國亦  
欲振袂騫飛一仙人迴首笑曰還畢真寧之願然後可  
此來爾既覺省憶真寧修觀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為締  
構之費邵帥李尚書品命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  
鼎新矣相國嘗話斯夢以為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羣仙  
者二十七真也驚其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酆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既久基址僅存晉代高先生首為崇構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隋共葺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簷照日黔荆蜀梓元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眺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飾之報自是不十歲擁旄江陵視事之初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若平生密友引公登江渚之



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為常住本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鰲屋縣神就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墨跡尹喜靈井老君支革樹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十七夜廣明庚子寇犯長安

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盤屋將陷觀中  
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觀中靈跡歸然人  
莫敢犯高祖時賜號為宗聖觀焉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八

宋 張君房 撰

道教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衆中坐衆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出人皆

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在殿柱中  
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殿柱中自然  
而見高三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執手鑪右手炷  
香於烟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方頭履履下蓮花  
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有雲片連焰光中有  
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迴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  
如太一天尊肩髯鬚髮細於圖畫自外繞身有雲葉天  
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大花如蓋以蔭其身長史張

敬忠具以上聞勅內官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  
輿好好立安至京進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  
令衛尉寺於東明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  
場許臣庶瞻禮仍令兩街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  
時僧等上表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  
道門所有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  
維摩詰巾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  
明觀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

場中挹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大內其後榻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漢州什邡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漢州什邡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摧像仍露現或浮於水上

出五六尺其側即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幡蓋迎引尋  
却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三迎之皆不可致  
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邡縣興道觀後水脈甚  
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只百人引拽已  
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之竟不能動因立  
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

鐵像  
驗附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三

亭之印以主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箠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為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錢碑



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向前傳云令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濛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隣碑近無道士住持為僧徒所奪為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惟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

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即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灑迤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既鑄成天尊儀相奇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即有響答有隱情誣蔽者即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鞫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朋黨姦惡者亦見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即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即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為善

矣其邑中失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矣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未嘗有由衷之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效夢為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竄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

地牽塹昇曳其速如飛衣罽叢刺肉碎芒棘苦不可堪  
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烟焰漸近視之乃鐵城  
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辨蛇臂蛇之士或  
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  
畫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  
頃異於冥闕之中行四五里一無所覩徐問所驅捕者  
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爾  
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

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  
念即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  
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既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  
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  
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盼四  
方即山川明媚雲物閒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千餘人現  
其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  
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

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  
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鋦外射如千萬鎗  
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耀八極真人力  
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  
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中天尊謂仁表  
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中口過尤甚一人  
妄說萬人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罪汝之三業罪無不  
為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

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為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悟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視棘刺之末有所罨掛衣綿紫纓及棘上微有血痕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李邵畫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為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國



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邸之中偶見其家亡  
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之斂衽  
而至問其故即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暫出買物  
遂巡即回回即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方至買果實  
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居兩間自有庭  
除少許既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而頻令小玉看時  
節久之小玉報云來矣顏色慘悴語聲哽咽揖邵請去  
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邵忽遽避之小玉即引

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為  
大鑊水滿火起烟焰蓬勃少時即沸少年去大帽即牛  
頭神人也持义立於鑊前以义其妻拋於鑊中號叫痛  
楚不久即爛骨肉分張尋亦火滅以义挑其骨排於庭  
中張蓋而去其妻身亦復舊蘇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  
罪業合受三年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  
見其變化苦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既相見所須何物  
莫要作功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

託爾此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  
知之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即  
於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  
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畢  
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其所  
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脫往生  
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太一天尊  
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楊師謨修觀享壽驗

合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上  
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巡謁  
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之痕宛  
若垂淚因剡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重門邃宇  
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曰予以崇葺  
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謨累典符竹日  
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

大中  
年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迴指畫良久昇天呂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為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有神燈晝有仙人

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召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圓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几而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皇帝常夢為二

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海之外夢中隨二  
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圭立於老君之後  
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  
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  
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  
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住持  
內庫及度支別給服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往往夜中有光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煙衆人瞻之以為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圓明殆非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太清宮其光見處號為聖容塢亦是玉女塢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丈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貢授閬  
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忽於  
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見有異氣披榛徑往果  
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竒文自然  
老君之狀前有玉童褰袖捧爐雙髻高竦後有神王之  
形恭若聽命元裕焚香叩祈以崇葺為請雨還未及州  
甘雨大霑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薙無翳創為齋宮  
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為方塘引水注為流杯

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啓年大駕還京光庭奏  
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為客十餘年矣  
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在宅  
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為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王有梁  
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位也梁則  
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肖也惟使宅

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某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旄節須在其手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歷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

辭楊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楊公  
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於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  
四年秋梁為內樞密成為軍使僖宗即位三日對軍曰  
色初出微照堦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  
處士之說因臨堦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  
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  
此言極為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  
原紛擾禍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

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效不可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捷金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

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答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繒帛使人與之慰鬼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户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惟恐不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

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  
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折有小舍  
一二十間權為棲止三月駕歸京師方雜草構宇於基  
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  
其嚴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有  
居第時草冠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素無

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淮浙徐  
泗之軍以討之八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久無兵戈  
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倉惶鑠其外  
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鑠小童一人在舍中却回將開  
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或勝或敗兵勢不  
常市肆半被焚爇或逆徒所據或家軍所收十餘月日  
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六七間扁鐫如常離垣完  
備及開鐫小童安然問其故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



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  
內得飲食果實餐啗了却與童子為伴遊戲如半日頃  
即聞老君令其添香纔炷香了即聞開門之聲瑩入門  
時香烟未歇問其鬪戰火燭鄰里焚燒驚怕之事一無  
所聞是則十月戰爭比鄰灼藝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  
肆併焚其家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  
亦自此栖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  
莫知所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崖  
伐木創老君殿焉將平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可三  
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九寸闊  
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家寶祚無  
休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爰有白簡之  
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兆示坤珍啟迪  
之符惟此休徵實為上瑞宣付史館頒示萬方乃咸通

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青童告之曰殿東丈餘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粲然眸容伊穆月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奇光煒爍似聞笙磬絲竹之音咸以為休瑞昔桐栢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三書於國史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

殿亦自有記

楊開兒奉事老君驗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熟不怠開兒在  
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為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被傷  
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一朶令  
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已出山寨  
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為其作百日齋矣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九

宋 張君房 撰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

絹畫附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剥在通廊之下未嘗有香燈之薦頌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疔逾年醫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頓覺清涼謂之曰自此

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為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其前遽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眎良久曰即所夢也拜禮數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綵為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二環與舌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數當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

不同其塑中土形移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  
城劉存希天師靈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  
發心圖寫供養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  
南北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  
之際隨駕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  
皆為虜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邨  
落行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  
大巖山深處結草寓居况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既免



支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麋山鹿性已成矣  
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儲饋其鹽酪此  
外拾柏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無何舊交宋開府入典  
樞務知其在洋山之中強之使出被以朱紱加以品位  
固辭不獲黽勉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  
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繯帛之  
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  
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驚恐而立馬軍過其側

似若不見中竟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攜天師幘而至  
余亦傳寫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  
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  
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  
天師願奉箕帚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  
以爲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

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納之焉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隨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裸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數入或絙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

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  
張常侍主其鹽務於事稍怠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  
之後縻留填納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與虔告天  
師云張填所欠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  
三五日內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其填納與張俱拜祈  
訴懇切自此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  
五六日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  
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戌亥時亦

歌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  
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之  
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  
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  
像焉

李瓊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瓊咸通中為王府長史以勲貴之旅不慣食貧居閒  
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縈折

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闌闌雜遝城  
闌爽塏飛宇橫樓摩霄檠日不知其幾千萬家縱神遊  
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原荒榛茂草小松巨木間  
以果林側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山回途盡抵一  
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歌側傍有公署署內白氣屬天其  
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青童引環即路躡危  
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芳草若古觀宇焉環素  
崇玄教頗為慰悅俄而升殿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

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門漱玄泉古人所脩也注丹田存白元上士所脩也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瓊再拜稽首受其言而覺是冬頻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惝怳皆如常所經行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至於殿所覩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

為銘碑誌其白氣屬天乃鹽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之人也而內脩之訣壤未得之矣

壤即西平王孫也

### 謝貞精意巧塲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塲而用意精確鵠鳴化天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天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貞賃工為修泥之貞精研盡意塲飾周密有道流引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貞曰山中難



值修葺頗愧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貞再三審記之  
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效勿多取錢但可  
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之極效大獲金帛家  
業殷豐鵠鳴諸山无天師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  
代子孫所傳之真真於青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  
師小幘供養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劔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脩介潔早佩畢道法錄

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劔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勅符禁水疾者登時即愈嘗於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有見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十奔北潰散如大陣崩敗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通末方瀛無疾而終戒其門人使與劔俱葬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以取劔見其尸柔軟容色不變如醉臥而已顧視其劔哮吼有聲羣黨驚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

之而去不獨劍之有靈劉方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壞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瘻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即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衣袖拂其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即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瘡腫皆息眉

鬚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檐兩楹嚴潔修奉每月自  
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亦古之所塑觀因  
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塑像不壞起觀之日再  
於其上立堂宇居人閤士林臥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  
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去狀如黑犬自此疾愈乃  
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績矣

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至

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為其扶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號譟風濤遽息李公祝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既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是黃天魔王橫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邁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船將沒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繒嚴其室宇刻石為誌亦列於次

馬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  
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於六  
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一  
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青衣大袖  
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荅曰我是竹  
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噪我有密語兩紙可一  
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災以修齋之故我

回後山一峯堰水向東梓州當秋大水即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即畢併亦遺忘矣是年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無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真君耳瓚之瑯者本命屬葛瓚化亦恐是化中靈官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即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接九隴什邡之界在瀄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宅修道於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埧口什邡楊邨濛陽新繁新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為老嫗或為丐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之中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邨居人衆以旱暵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憩於路隔樹陰之下忽有老嫗歇而問曰



衆人欲何往悉以祈雨事答之。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見。衆知嫗即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邨別設壇場，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無不徵效。忽為乞士於壩口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

遷居以避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即移卜高處以避  
水災其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水大至漂壞廬舍  
損溺戶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為信立殿塑像以祠之  
金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貨  
鬻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為供軍司追促必託  
以他出恐母為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頓一幅香燈嚴  
奉已數年矣至是真入託為常人詣其肆中問以所納  
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困窘言之此人令市生鐵備炭火

卷一百一十一  
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往山中時令歸覲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老能返壯矣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宏明觀隋大業中方製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瓘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接天或

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通夢寐遂  
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末多事中原  
沸騰不果徧就像之靈應郡人所知矣疾瘵之家禱祈  
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家太和中相國杜  
元穎鎮成都疆場不修關戍失守為南詔侵軼木源川  
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蜚分三道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  
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  
備禦有擒得夷人覘候者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三路

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州中無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  
遍山兵士羅立不知其數有三五大將軍金甲持斧長  
二三丈聲如雷霆立二鬼之上麾諸山兵士齊為拒捍  
自量力不可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  
人蠻國之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即瘞埋不令露見由  
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  
現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殆無虛日又嘗有人下峽  
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惡

同艚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上如  
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乃安定  
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飛天所坐  
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所塑無異成都乾元觀  
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焚毀都盡三門之下舊有  
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清宮朝元閣樣塑  
於外門之下並金甲天衣門既隳壞而神王無損風雨  
飄漬亦無所傷邑人相傳頗為靈應時蜀王既尅川蜀

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克脩先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塑像問其故云塑神皆動克脩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果搖動而水溢出頃之蜀主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即克彭州更觀搖動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大敵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凝北帝祥應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北帝堂歲久蕪毀在

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瓦  
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北帝舊基之所至板  
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答祥應詰  
明眎事之際先嘗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田日給以衣  
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應者楚王疑有異圖拘而訊之  
得其構孽之狀咸勦戮焉王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  
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  
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



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為衆流之所侵虐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邪謂積善之無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即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

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  
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  
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虐我者未有無禍患  
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書誦度人經驗

崔書者漢汶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脩身之  
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曰以  
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而人或

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吾道之內  
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書乃作禮承受至誠誦之厥  
後有使者持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令吾持此謝汝  
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啟緘熟視果備認得先君親  
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累世之祖盡得生天  
自後崔書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脩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為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壽

年七歲不如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香點  
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右侍童  
語長壽曰爾之焚脩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生神經一  
章云云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笆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以  
卜筮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符卜  
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白馬將軍廟曉夕

有人祈賽長垂簾簾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珂異日晨鷄初叫忽隨邨人擔蒜趨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念呪驚動我眷屬道珂心中默持天蓬神呪逡巡却蘇蓋緣其時與擔蒜同行

神兵遠其臭穢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擊蒜人  
拋去道珂心中想念神呪即妖狐便致害不得既蘇息  
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  
上弟子不獨只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  
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  
化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  
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持呪為民除害遂  
志心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

透簾幕唯聞自撲呻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視之  
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無妖  
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至甚  
觸穢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止誅滅  
狐狸小小妖怪哉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北邙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雖  
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是

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達州匝縣飢荒  
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咒經錄每行符藥救人多不受  
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鄉人迎請醫治日夕喧闐清  
遠有表第一人為僧名法超亦持大悲輪行祕字嫉清  
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冒夜來投宿止潛以瓶盛狗血  
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  
頃聞法超於牀上如有人挽拽叫譟唯言乞命清遠命  
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



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拖拽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  
闔市目擊無不驚歎是知神咒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  
護豈容嫉妬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為不善於幽  
暗之中神得而誅之清遠服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  
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  
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

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泝流還郡晟即命所由墊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無鷙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回晟即脩黃籙道場拜表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蔽法侶驚懼無詞披雪遂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無經上進仰憂譴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溢

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元壽復齎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爾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脩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瞽之疾積年不瘳數月沈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絢索縻繫

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頻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為守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名巫覡靡所不作莫能致效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繒帛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愈矣無以器帛為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拔櫺力不可禦如此狂猛非人所遏忽忽遽斂

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束帶鞞足執板磬折於門內道  
左其色怡然一家忻喜爭問其故笑而不答但言天使  
即來飲食都忘夕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延頸望風  
汗流浹背不敢為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  
門迎拜懽呼踴躍前導得符服之瞑然食頃疾已瘳矣  
由是躬詣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脩道置淨室  
道堂旦夕焚脩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  
之上葉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

執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  
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困來葉房之前  
立且未定忽叫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劍加  
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  
墜於衣領中令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拍斷在衣  
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錄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觀

門衆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女兄有疾母為請處士吳太元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元還言疾在江漬求之即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元看之時太元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鑱於一屋中安寢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說冥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然後迴爾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於龍興觀受正一錄已名係天府

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天曹黃簿之內檢得其名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元為宗姓之弟常  
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元受陰符經至誠諷念為  
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遍稍覺  
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了憶前生  
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兒女皆存記  
其小字年紀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乃往尋訪述張生



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女聞之嗚咽感認  
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舒緩爾自是兩家契  
為骨肉黃冠犯關之前其二家皆在

趙業受正一錄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為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軟  
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為冥官所追牽拽甚急問其  
所以但云為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無此罪犯必恐誤  
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闕崇麗人物甚多有

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元乎某荅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令喚趙太元追事人一時散去即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汝六歲時為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為太元豈得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錄脩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言訖不見所疾已蘇遂於思依山叅受法錄累置壇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元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過道流而堂殿經厨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三十四卷往靈溪觀棲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題目立佛經名字改天尊為

佛言真人為菩薩羅漢對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二三里見軍吏陳仗訶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旗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着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決痛杖一百令其依舊脩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

分即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土瘡血徧身隊仗尋亦不見奴走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舁入山數日方蘇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紙筆經年脩寫經足送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呼叫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看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咒偈遂

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咒為五如來所說經  
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啻一紙五厨經屬  
太清部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云蓋五神  
之祕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和可以不食  
其經第一咒云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泰和乃无不和  
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為疏皆以習氣和神  
為指行端旁附此說既云讀誦百二十遍可以咒水飲  
之令人不食名為三停厨經詞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

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挾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寶何得輕肆庸愚輒為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數指同居僧二人共見其事驚為哀乞神人曰如此無良也解惜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曰訾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遂巡頓仆

而卒其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晚觀其義自可曉  
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  
神恍惚多悲恚狷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無疾而  
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即平復謂其寮佐曰昨為冥  
使齎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為困憊至城闕入門數  
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著緋執



板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為帖所迫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天符得豐都掾地司所奏使君任豐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夕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

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脩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送經却歸本山即生魂釋放矣命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壽言訖公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送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忠州仙都山三處脩黃籙道場齋送經還本觀公輔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咒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多  
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魘往往不寤嘗遇蘇門道  
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咒令持誦千遍載之勤而行焉  
絕葷腥專香火逆旅之中亦拳拳脩尚自是無復魘悸  
矣寇陷長安在宣楊里為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  
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  
密誦神咒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謂之曰

勞役之事吾為子免之此有徑路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為寇所試辭焉此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邛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竒禽珍木周還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褒袖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載之問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所愛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

上宮玄卿太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鄧都陰境帝君乃  
太帝之所部天蓬上將即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北  
元尊奉神咒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  
除之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述勤瘁之心延壽三紀  
使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頌謝恩於闕下命  
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其友人謝艮奏事行朝具話  
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蓬之威神  
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啟中僖宗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為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足求出未得乃旁有窖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飢渴足疾亦愈時襄土既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拯而出之具述經靈驗遂為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

宋 張君房 撰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島嶼山水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盪漿視之既近即覆矣露其一半認



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以物觸之沈於水中矣  
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霽亦時一見州  
寺僧結綵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宿水上道場禮懺  
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沈去道門亦備幡花舟舫香火迎  
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有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  
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  
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  
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

歸青田鐘已在觀前清溪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  
千餘斤數人挽拽懸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  
日却迴今以大鎖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  
在水中宛然不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節  
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兵器  
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欲盡頻

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力敵萬斤  
竟亦不動縣狀申闢闢異之令送山中三二十人牽送  
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擊之立致雲雨  
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鑄  
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讚扣  
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即大厯年中也其後劉潼僕射擁

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陀羅尼咒至是任尊師復歸  
領巧工於咒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佛咒別立誓  
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每  
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無道士  
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無正理遂移於州寺懸掛上  
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為靈驗寺當州門扣擊之聲

不聞州內羣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斷足折腰入船出岸皆有傷損聾俗不以為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木古鐘水洗瘡驗

古鐘  
驗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即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

令人於常聞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為鼻鼻下平闊其頂圓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殆非鎔範所作既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即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為鄰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勅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墊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為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

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既得夜  
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  
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座  
蛟螭為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三成  
如塾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一條黃  
色明淨纍纍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花片之狀屈曲

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周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鐘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築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奇音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間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綰為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宮葉尊師修齋受錄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既而水部貲外柳韜白上京得老君夾紵

像高三四尺聖相奇妙乃重裝修作盪頂寶帳以白金  
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錄壇內供養齋畢李  
乃命賓為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  
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既知  
鐫勒銘篆已送天台計無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  
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沉於鐘乎又有  
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  
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

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羣  
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  
憩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往視之  
背鐘者已殭死矣其餘徒黨癡懵凝然不辨人物鐘及  
金帛一無所失尊師咒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羣賊乃  
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僧  
至山下乃卒

開州龍興觀鐘雪冤驗

雲安  
鐘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相傳云州中有黠敍之徒遺失之物爭訟不決之事沈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效至有囚徒刑獄推鞠不得其實者即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領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誓援槌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四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罔冤抑於人者必暴病而死情有

相黨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無子遺矣有理被抑之人  
宛然無苦由是刑獄大小無敢有欺以鐘為準的也雲  
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麟為鼻以系  
於簏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纖遠俄而震然響聞數  
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田間忽  
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數輩聞之皆驚走辟易

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  
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  
誌其地即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  
以不急之事上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  
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  
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  
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  
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

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焉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緇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曾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其鐘如擊土木

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  
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  
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沈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  
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  
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即  
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髣髴在其前  
遽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焚香致謝迴顧見持  
劍侍者謂之曰汝為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



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  
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翦兇  
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  
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錄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  
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  
有異光或聞吟吼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

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效每有疾苦者  
多借令供養即所疾旋祛鄰家夜產性命危切亦以此  
劍借之既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然照一室之中墮地  
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性溫和守謙退與物無  
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  
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  
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  
小銅鎖子師見之問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

看之云可矣請別掃一室須炭數斤反扃其門以巨石  
為礮熾炭鎚擊聲聞於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  
其手師殊不為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  
綴如舊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  
之此人得錢愧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  
失所在識者疑是天師化見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何得  
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於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途  
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多狂  
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露馳騁不知避忌履水  
火冒鋒刃不為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之道士袁  
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為焚香依法以印  
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然而睡歸真知  
印之效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倏然疾愈有物如鶻從  
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

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行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踰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為生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雷迅電驚震

數四至已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及馬腹羅城四  
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死自是有年矣駕駐成  
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鋤宮城尅復之事命  
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霽月朗是夕夢神人示  
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  
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紱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  
寵異自言初居煮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  
藏印於堂屋瓦中蠻去之後四鄰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

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通  
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無觀買其地創造觀  
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賜額以  
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舊

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變帝  
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內殿脩  
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王上承天  
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革周立隋天  
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乎帝曰剋蜀弔  
民蓋不獲已但主師疾疫以此為憂爾神人曰疾疫者  
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水可救億兆況偏師  
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南嚙之曰雨至即愈無



煩聖慮也子曰進軍必當剋蜀旬日軍中奏某夜雷雨  
麗營壘之上三軍疾者皆愈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  
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曰也

青城丈人授黃帝龍蹻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詣龍蹻真人甯先生受龍蹻經得御飛雲  
之道乃封先生為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袞之袍  
佩三庭之印為五嶽之上司與潛山司命廬山使者為  
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代晷漏其

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脩醮封為五嶽丈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上聞編於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為道士皆有神術攝養登真之事法善符錄尤能効役鬼神顯慶中高宗徵入內

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大壇設  
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火中衆皆  
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有魅病為吾  
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為効之其病皆愈法善自高宗  
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往名山累召入內先天二  
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歙州刺史馬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日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醮

本命以增年祿尉素崇香火勤於脩醮未嘗輟焉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為親友所招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為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來所在留滯必為撓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人又懇為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李有如親吏焉所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中有門旗麾鎗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痊於兩階之下將別去尉曰

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答曰某乃本命神爾郎君為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痊無以為憂也蔚愧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死以其痊武器門旗故也

崔圖脩黃錄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不行鞭箠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曰吾

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與小女  
為嫁資不告於汝吾死冥司罰吾與汝為馬八年今限  
已畢吾將死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久悲告母曰  
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流淚曰吾為馬  
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為瞽目之婢仍復啞圖聞之  
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吾聞罪障重者須作  
黃錄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而死圖收葬其馬焚射  
獵之具請道流脩黃錄道場三日三夜至第三夜圖聞

叩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為惡事冥司報應一分分明母用子錢尚被責罰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為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脩道矣

赫連寵脩黃籙寶齋解父罪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悰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死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為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



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黑雲至於廬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悰也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轉轉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己身之罪救亡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脩黃籙道場可以救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逡巡父被諸鬼領去寵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

七日七夜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錄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脩黃錄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疎疾病皆嬖婢所致也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貨其婢與婢為計遂鴆其母

母死月餘獻亦暴死三日心暖家人不敢便葬忽即起  
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生受罪報自是  
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於堂中良久火起  
湯沸夜叉叉獻於鑊湯之中痛楚號叫至五更方息如  
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  
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大無過黃錄道場祈告天  
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  
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為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

黃錄道場三日之後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脩齋之力母生天堂汝大逆之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令瘡疥三年爾自此春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山請為道士志脩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脩黃錄齋驗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

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離異妻  
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  
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  
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於地久而  
方定如此一年萬法不能救青城道士羅公遠遊淮泗  
間承嗣請命至家問禳救方術公遠曰冤魂所為皆上  
告天帝奉天符來報人間方術不能免之只有修黃籙  
道場拜表奏天可解斯罪爾承嗣遂脩黃籙道場三日

三夜二日之後烏鳥不復來其妻與兒現於夢中曰汝枉殺我母子二人併命毒藥我上訴於天帝許報汝冤今以黃籙善功太上降敕我已生天受諸福報與汝永解冤結留一玉合子可收之覺後於寢室中得玉合子一枚承嗣捨於鄂州開元觀大脩道門功德塑尊像耳理觀宇以報道恩矣

吳韜脩黃籙齋却兵驗

吳韜者汴州開封人也家富為魏大將軍領兵三萬沂

江入蜀至戎州值蜀漢大將總師五萬拒之與韜水陸大戰韜素好道常持黃帝陰符經是日陣敗告天曰吾聞持陰符者危急之日有陰靈助之喪敗如此願賜救護言訖有二白衣謂韜曰汝自入峽縱意殺人幽魂咨怨致此凶敗韜曰危既如此何以免之二神人曰汝速為冤鬼告天發願請脩黃籙大齋拔贖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即為發願蜀將亦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脩黃籙道場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

之曰冤魂並已託生諸方汝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  
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生萬物一草一木尚欲其生  
長成遂况人命至重上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冒  
襟也古今名將不及三世者為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已  
雖立功為國亦須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  
過顯明即必征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  
矣旬月蜀將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  
至蜀兵潰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千擒其裨將蜀將



領兵却迴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冤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為華州司馬年四十餘沈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殺物命甘其口腹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陰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

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求問也璞依教令其  
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  
害命衆冤所為可脩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可翼愈爾  
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脩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  
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  
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即見魚鼈鳥獸豬  
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  
為人飛空而去逡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

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為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  
旬日之間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  
戀慕幽境直至日晚得一日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  
若住宿宵必恐僕從飢餒此有徑路可以還家取一卷  
仙經擲之展於崖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  
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  
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脩道居於華陽山焉

雲笈七籤卷一百二十